

後漢書 傳十六十七



漢書門			
二	八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一	漢
九	四	一	書
函	五	冊	
二	五	冊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1	
冊數	50 (21)		
函號	279	80	



伏侯宋蔡馮趙牟章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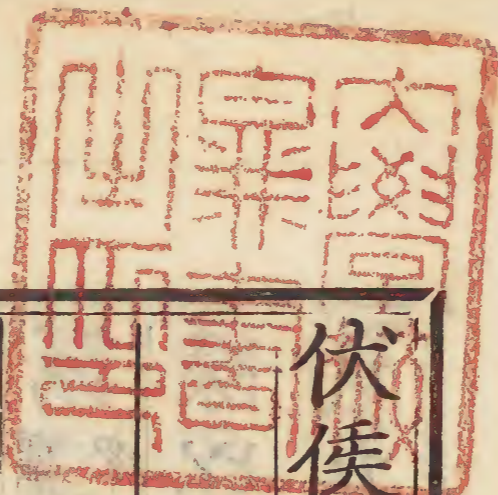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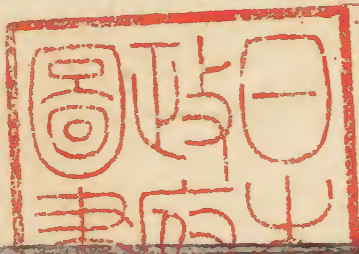
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

受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

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

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

自名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



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

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

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更始立以為平原

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

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

日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柰何獨飽乃共食麤

糲糲麤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悉分奉

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

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

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

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

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徵拜尚書使典定

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

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

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

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時

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

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

耆伐邦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

占著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受

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

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鈞援援所引上城

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佐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

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

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

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

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

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

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

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

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

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

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

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

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恠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士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隸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

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

顛沛猶僵仆也

是歲奏行鄉

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

守時蒸祭高廟

冬祭曰蒸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

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

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

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

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

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

良哉

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

臣詩竊見故大司

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訖竟也玷缺也

目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

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

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

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

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亦退久不復用有

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

之光暉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鬚髮厲

志白首不衰髮謂童子垂髮也實足以先後

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

先見反後音胡豆反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

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

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柱石之

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

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

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

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出入禁門補缺拾

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

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

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
 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
 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
 有二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劉放曰案
 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若言令
 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注合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
 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
 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
 擇拜吏因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
 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

日

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東觀記曰晨
尚高平公主晨

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

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

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

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

術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
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

射御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

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

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無忌卒子

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
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
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
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仕郡

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
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
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

莽故群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

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

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陞

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

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

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

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

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

進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

何及青徐群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

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

掾孫昱詣闕上書獻鰻魚郭璞注王蒼云鰻似蛤偏著石廣志

隨之日鰻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鰻魚音步角反其

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

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

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

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即拜步為東萊太守十餘城食其音異基

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

允豫未決允音以今及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

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

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

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

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

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

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

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

陛下累託也音力偽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

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

隆可謂有蘓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

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

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卧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

也書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

人莫不憐哀焉五子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

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

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為郎中

辛

侯霸傳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

才辭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

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

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

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

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鐘王莽初五威司

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署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

日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

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

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王莽傳曰蓋執法左右刺姦選

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

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及

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

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老

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

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

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

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

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

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

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

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

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明

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

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

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

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

勳佐命皆盡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

朕以軍師暴露

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躡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

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音一葉反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

歐陽歙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

王況王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

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化人遷司徒四年
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川長山縣南
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
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
溫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
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

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

大司空封桐邑侯桐音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

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

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

能及楊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

書汎為疏達不能狹洽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故弘引焉於是召譚拜議

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

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

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

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
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

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

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頰

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

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

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

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

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

繼也弘當讌見○劉放日案御坐新屏風圖畫

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

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

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

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

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

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

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
第言無罪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
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開為太
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
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
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
將軍為東平王蒼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
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
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仍顯也統領也軍實謂軍懷柔異類莫匪

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

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

朝廷慙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

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羨宣王能興

功謀也敏疾也戎人也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

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

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已下皆衣羔
羊之裘縫以素絲自減膳食子則字元矩為
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

鄢陵今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
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
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
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羨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
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
德禮小
數謂名
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
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
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根猶
本也君

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

以之得謂
行道義而

得也可貴矣以之失謂
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

宋弘止繁聲戒淫色

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也色

蔡茂傳

郭賀附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閒以儒學顯
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
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
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

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旣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

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論臣恐繩

墨棄而不用

繩墨謂章程也

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

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

主共輿出入官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

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

召欲加箠當宜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

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僞逸賓客放濫宜勅

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

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緝叶也

建武二十年

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

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

署名主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

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

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以問主簿郭賀賀

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

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

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

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袞畫為龍龍首袞袞然故言龍袞詩曰袞職有闕

仲山甫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

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

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

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

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

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

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

冕旒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背冕旒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

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勅行部去檐帷

王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傳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閒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

也東觀記偃為黎陽令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

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筭術也初為太守銚期功曹

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

右焦康等所反反音備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

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

勤然始除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

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

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
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
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
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揚揚素有譏議帝
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
可得流徙也尚書彛流共黃鉞一下無處所
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鐵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
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

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
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
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
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
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
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死生吉凶未
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訾
之極也訾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

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
 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
 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
 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
 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
 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
 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帝悼惜之
 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贈贈有加勤七子長
 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
 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
 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

子

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
 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
 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
 也臣賢
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
 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劉放曰家傳作平
 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勁薨子卯嗣卯延
 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
 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憲傳
 趙憲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
 人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

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憲
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
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自搏猶叩頭也
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
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
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憲憲
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
重致遠乎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牲角繭栗即除為郎

賜
恐陽字誤

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憲因
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
大悅謂憲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憲比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
始乃拜憲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
於昆賜光武破尋邑憲被創有戰勞還拜中
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憲為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
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羨盧

有疆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
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
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載容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憲
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
故城在今鄧州內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
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憲見之悲感
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
奉反於南陽憲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
讒者因言憲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

得憲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即徵憲引見
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

憲守簡陽侯相憲不肯受兵東觀記曰勅憲從騎都尉儲融

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憲白上不願單車馳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

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憲憲乃告譬呼城中大
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憲才任理劇詔以
為平林侯相攻擊群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
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

并兼爲人所患憲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
發覺即窮詰其姦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
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
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
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
帝追感趙王乃貫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太
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其渠帥餘
黨當坐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曰

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

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
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
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
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
長安皆爲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入爲
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
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
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來入朝

帝令憲典邊事思為久長規

規謀也

憲上復緣

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

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憲

至此請從之令盡也

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

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典

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

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憲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憲乃表

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

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元元年

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薜脩事不實

免

脩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

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

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

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

寵甚渥憲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

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

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

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憲
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予時年八十
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
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
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
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
無子國除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

侯尚書教授

大夏侯名勝
宣帝時人也

門徒數百人名稱

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

司徒舉為茂才也
豐今徐州縣也

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

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

狀

漢官儀曰范遷
字子庸沛人也

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

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

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為大司農

鮭陽
姓也

音胡
佳反

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

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

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
代伏恭爲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弟也見東觀記舉動方
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
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
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
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
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
爲郎

韋彪傳

族子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
爲丞相相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
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
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
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
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
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
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
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

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寢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宣宗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

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各在列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入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忠孝之人持

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温舒上疏曰鍛鍊而周

內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

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

道而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馬

先不可純以閹閹史記曰明其等然其要歸

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

刻為能二帝光武明帝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

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

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

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

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

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

故曰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

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

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

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

鑒審夫捷急之對審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園因問上林尉禽獸

簿不能對原園審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審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

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審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審夫為上林令

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小彊少文

又曰安劉氏者必勃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今史以助郎

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

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

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

御史外遷動據列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

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

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

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

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

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列里在位歷

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

耆五十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

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

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

也物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

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

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

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

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

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

叔文平與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

北次兄豹字李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

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

躋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

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

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

且眩瞽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瞽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

縣音音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

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

兄齊名初仕列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

後漢書卷之六十九

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
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
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
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
竇氏言既無感而又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
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
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
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
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

民

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
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
徵敦猶逼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武
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榮
以求羨名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
用解怨謗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
海王疆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
冠冕故校左校署名又後妻憍恣亂政以之失名竟
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

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淮人孺慕徐

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大尹

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弘實體遠仁不忘

本謂不忘糟憲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

身終上袞謂不忘糟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張巢同胡大用程紹慶校正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

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

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

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

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

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漢

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

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

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前煩雜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凡器帝嘗幸其府

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龔二

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

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

人為五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

之具為什物○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

文先解帷後帳是其次矣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元將五年

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

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

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

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

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

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兒為擔今江淮人

謂一石為一擔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劉攽

擔音丁濫反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

當作敏案文敏張湛傳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
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也詳審三輔以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人或謂
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
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閒為二千石王莽時
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
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
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

也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宇

日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

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馬日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

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僂也禮記曰孔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父母

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明弟

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

郎中今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

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

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

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官漢

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

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中

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

涉字叔平翼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代之湛

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

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

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

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每歲農時輒載

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

樹下飭食勸勉之因其墮嬾者恥不致丹皆

兼功自厲嬾與懶同音力直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

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

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

致作至

待丹為辨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
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
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
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
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
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
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字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

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
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特大司徒侯霸欲與
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
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
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
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
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東觀
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
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頴上人嘗與鮑叔牙

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琊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舍同也列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也見前書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

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

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王

恭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

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

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

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

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尾
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恢告曰
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
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恢乃
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工
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
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
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曰屑屑不

景純曰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
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
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
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
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信義其事雖同原其本
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
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
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
仁畏罪者疆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
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
三君矣而無私積可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
不謂忠乎事見左傳
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特為丞相
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
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蔬
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
入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
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
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

令

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
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予思
子累德篇之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
言故稱語曰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介也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

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閒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
沉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

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
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
學文雅過於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特稱通
敞見前書

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
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
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
也
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
郡范逡孟冀等逡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
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
反按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
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
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
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

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賊

遂釋之俱免於難隗躡素聞林志節深相敬

待以為持書平劉放曰按文多一平字蓋

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躡

復欲令彊起遂稱篤躡意雖相望且欲優容

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乃出

今日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蓋伯

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爭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蹕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分成物故蹕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揚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

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

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

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

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鄉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接受

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屬

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

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

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

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
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
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廵
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
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
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
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

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卑易行

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
提其耳終不說諭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
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後代王良
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感

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
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

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

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
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

敬慎選舉稱平卽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
滿堂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

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亂在外為

姦在內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

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

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

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

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

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之心若

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

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

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

宮大辟也尚書

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觚為

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䟽網史記曰漢

為圓斲彫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海內

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

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

欺謂飾非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

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

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

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臣愚以為宜如舊

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建
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傳從駕南
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
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
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
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明年代丁
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恭為少府
恭字子然山陽二十二年復為光
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
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

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膠之言賢

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

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

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

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

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
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杜林行義烈
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口勿繫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

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

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鬻賣後從師長安

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縹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縹帛

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

東觀記曰丹從宛入陳兆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

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衛軛既至京師常為都

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

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

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

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

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

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經

盡哀喪服勒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

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游

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

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

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

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

朝周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夫讓為卿士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

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

之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

列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

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

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

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

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

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

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

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

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

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

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

顯宗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
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
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
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
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
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
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
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羨地封
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
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
有孫叔敖有焉丹出典州郡入為三
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
其嗣長子宗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傳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

東觀記曰

良為郡

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

上壽諂稱太守功德

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

雞鳴犬吠之音州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

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

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

東觀記曰良持跪曰

受其觴盜賊未盡入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

是錫良鰓魚百枚也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

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

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見前書今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詔書譴匡

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
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
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
猶左轉良為即立長即立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每處大議輒據經典
不希旨偶俗以微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
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

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

琅邪姑幕人

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

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

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猪而

留聽經猪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為諸生拾

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

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經典

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

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
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

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

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

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末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

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

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

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

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

有威客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

容者示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

之也

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寢歎賜以冢地

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

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

為縣吏東觀記曰兄中為縣游俠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

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

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

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

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
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
然後隨護常稱病家庭不應列郡辟召郡將
視賑給之視賑給之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既至卒不
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
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
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
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
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
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均東平人故告二

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
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
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厚之風東州
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
也言為天子
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
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誓之言其賜均義穀
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
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
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
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老授
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
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

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為白衣

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

承謝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廚亭侯典少

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

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建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

和初四府表薦四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別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

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

儒之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

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

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

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斷飲土簋歡土銅櫛梁之飯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白金帝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官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

以利人是愛人也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

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

六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

勞受封群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

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左傳曰國

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

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人三日

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主民五侯其日

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

用善人則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

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臣侯表

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宜一切削

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免爵士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

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

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士為典據經正對無

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

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

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

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

列褐織毛布之且烏烏反哺報德沉於士邪

衣貧者所服且烏烏反哺報德沉於士邪

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遂解印綬符

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

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

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

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

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使者弔

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

子謙謙弟温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

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

騎將軍○劉放曰案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

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

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

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

郿侯郿音盤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

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

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

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

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

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

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

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

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温不與已同乃內温

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温與傕書曰

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尸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皆之隙以成千鈞之讎睚皆解見寶融傳三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凶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

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

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温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